

南史



南史卷三十八

列傳第二十八

柳元景

元景弟子世隆

世隆子惔

惔弟惔

惔子偃

偃子盼

惔弟惔

惔弟忱

世隆從弟慶遠

慶遠子津

津子仲禮

敬禮

柳元景字孝仁，河東解人也。高祖純，位平陽太守，不拜。曾祖卓，自本郡遷於襄陽，官至汝南太守。祖恬，西河太守。父憑，馮翊太守。

元景少便弓馬，數隨父伐蠻，以勇稱。寡言語，有器質，荊州刺史謝晦聞其名，要之，未及往而晦敗。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，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，道產謂曰：「久規相屈。今貴王有召，難輒相留，乖意以爲罔罔。」服闋，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。文帝見又知之。

先是，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，遠蠻歸懷皆出，緣沔爲村落，戶口殷盛。及道產死，羣蠻

大爲寇暴。孝武西鎮襄陽，義恭薦元景，乃以爲武威將軍、隨郡太守。^{〔一〕}及至，廣設方略，斬獲數百，郡境肅然。

隨王誕鎮襄陽，元景徙爲後軍中兵參軍。及朝廷大舉北侵，使諸鎮各出軍，二十七年八月，誕遣尹顯祖出貲谷，魯方平、薛安都、龐法起入盧氏，田義仁出魯陽，加元景建威將軍，總統軍帥。

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，三秦冠族，求入長安，招懷關、陝，乃自貲谷入盧氏。盧氏人趙難納之。元景率軍係進，以前鋒深入，懸軍無繼，馳遣尹顯祖入盧氏，以爲諸軍聲援。元景以軍食不足，難可曠日相持，乃束馬懸車，引軍上百丈崖，出溫谷以入盧氏。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，去弘農城五里。元景引軍度熊耳山，安都頓軍弘農。法起進據潼關，季明率方平、趙難諸軍向陝。十一月，元景率衆至弘農，營於開方口。^{〔二〕}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。

初，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。元景既到，謂安都曰：「卿無坐守空城，而令龐公孤軍深入，宜急進軍。」衆軍並造陝下，列營以逼之，並大造攻具。

魏城臨河爲固，恃險自守。季明、安都、方平、顯祖、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，安都、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。魏兵大合，輕騎挑戰，安都瞋目橫矛，單騎突陣，四向奮擊，左右皆辟易，殺傷不可勝數，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。魏多縱突騎，衆軍患之。安都怒甚，乃脫兜

整，解所帶鎧，唯著絳衲兩當衫，馬亦去具裝，馳入賊陣。猛氣咆勃，所向無前，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。如是者數四。每入，衆無不披靡。

魏軍之將至也，方平遣驛騎告元景。時諸軍糧盡，各餘數日食。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糧運之計，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，卷甲兼行，一宿而至。詰朝，魏軍又出，列陣於城外。方平諸軍並成列，安都并領馬軍，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，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。方平謂安都曰：「今勦敵在前，堅城在後，是吾取死之日。卿若不進，我當斬卿，我若不進，卿當斬我也。」安都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遂合戰。安都都不堪其憤，橫矛直前，殺傷者甚多。流血凝肘。矛折，易之復入，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。自詰旦戰至日晏，魏軍大潰，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。諸將欲盡殺之，元景以爲不可，乃悉釋而遣之。皆稱萬歲而去。

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，魏軍深入。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，且令班師。諸軍乃自湖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，安都斷後，宗越副之。法起自潼關向商城，與元景會，季明亦從胡谷南歸，並有功而入。誕登城望之，以鞍下馬迎元景。

時魯爽向虎牢，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，爽退乃還。再出北侵，威信著於境外。

孝武入討元凶，以爲諮議參軍，配萬人爲前鋒，宗慤、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。時義軍

船乘小陋，慮水戰不敵。至蕪湖，元景大喜，倍道兼行至新亭，依山建壘柵，東西據險。令軍中曰：「鼓繁氣易衰，叫數力易竭，但各銜枚疾戰，一聽吾營鼓音。」元景察賊衰竭，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，賊衆大潰。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，復大破之，劭僅以身免。上至新亭卽位，以元景爲侍中，領左衛將軍，尋轉寧蠻校尉、雍州刺史，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。始上在巴口，問元景事平何所欲。對曰：「願還鄉里。」故有此授。

初，臧質起義，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，欲相推奉，潛報元景，使率所領西還。元景卽以質書呈孝武。語其信曰：「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，方應伐逆，不容西還。」質以此恨之。及元景爲雍州，質慮其爲荆、江後患，「吾稱爪牙不宜遠出。上重違其言，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，加散騎常侍，封曲江縣公。」

孝建元年正月，魯爽反，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。加元景撫軍將軍，假節置佐，係玄謨。後以爲領南蠻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臧質、義宣並反，王玄謨南據梁山，垣護之、薛安都度據歷陽，元景出屯采石。玄謨求益兵，上使元景進屯姑孰。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，以羸弱居守。所遣軍多張旗幟，梁山望之如數萬人，皆謂都下兵悉至，由是剋捷。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，改封晉安郡公。固讓開府。復爲領軍、太子詹事，加侍中。

大明三年，爲尚書令，太子詹事、侍中、中正如故。^{〔六〕}以封在嶺南，改封巴東郡公。又命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侍中、令、中正如故。^{〔七〕}又讓開府。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。

六年，進司空，侍中、令、中正如故。^{〔八〕}又固讓。乃授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南兗州刺史，留衛都下。

孝武晏駕，與太宰江夏王義恭、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，遷尚書令，領丹陽尹、侍中、將軍如故。加開府儀同三司，給班劍二十人。固辭班劍。

元景少時貧苦，嘗下都至大雷，日暮寒甚，頗有羈旅之歎。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，謂元景曰：「君方大富貴，位至三公。」元景以爲戲之，曰：「人生免飢寒幸甚，豈望富貴。」老父曰：「後當相憶。」及貴求之，不知所在。

元景起自將率，及當朝，理務雖非所長，而有弘雅之美。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，惟元景獨無所營。南岸有數十畝菜園，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，送還宅。元景怒曰：「我立此園種菜，以供家中啖耳，乃復賣以取錢，奪百姓之利邪。」以錢乞守園人。

孝武嚴暴無常，元景雖荷寵遇，恒慮及禍。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，未嘗敢私相往來。孝武崩，義恭、元景等並相謂曰：「今日始免橫死。」義恭與義陽等諸王，

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，以夜繼晝。前廢帝少有凶德，內不能平，殺戴法興後，悖情轉露，義恭、元景憂懼，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，持疑未決。發覺，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，稱詔召元景。左右奔告，兵刃非常。元景知禍至，整朝服乘車，應召出門。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，左右壯士數十人，欲拒命。元景苦禁之。及出巷，軍士大至，下車受戮，容色恬然。

長子慶宗有幹力，而情性不倫，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，於道賜死。次子嗣宗、紹宗、茂宗、孝宗、文宗、仲宗、成宗、秀宗至是並遇禍。元景六弟：僧景、僧珍、叔宗、叔政、叔珍、叔仁。僧珍、叔仁及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。元景少子承宗、嗣宗子謩並在孕獲全。明帝卽位，贈太尉，給班劍三十人，羽葆、鼓吹一部，諡曰忠烈公。

元景從父兄元怙，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勛逆，事敗歸降。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，仕魏爲河北太守，封西陵男，與司徒崔浩親。浩被誅，光世南奔。明帝時，位右衛將軍、順陽太守。子欣慰謀反，光世賜死。

世隆字彥緒，元景弟子也。父叔宗字雙麟，位建威參軍事，早卒。

世隆幼孤，挺然自立，不與衆同。雖門勢子弟，獨修布衣之業。及長，好讀書，折節彈

琴，涉獵文史，音吐溫潤。元景愛賞，異於諸子，言於宋孝武，得召見。帝謂元景曰：「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。」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，出爲武威將軍、上庸太守。帝謂元景曰：「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郡，今復以授世隆，使卿門世不乏公也。」

元景爲前廢帝所殺，世隆以在遠得免。泰始初，四方反叛，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，爲孔道存所敗，衆散逃隱，道存購之甚急。軍人有貌相似者，斬送之。時世隆母郭妻閭並見繫襄陽獄，道存以所送首示之。母見首悲情小歇，而妻閭號叫方甚，竊謂郭曰：「今見不悲，爲人所覺，唯當大慟以滅之。」世隆竟以免。

後爲太子洗馬，與張緒、王延之、沈琰爲君子之交。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，加寧朔將軍。時齊武帝爲長史，與世隆相遇甚歡。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，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。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，事不行。

時朝廷疑憚沈攸之，密爲之防，府州器械，皆有素蓄。武帝將下都，劉懷珍白高帝曰：「夏口是兵衝要地，宜得其人。」高帝納之，與武帝書曰：「汝旣入朝，當須文武兼資人，委以後事，世隆其人也。」武帝乃舉世隆自代。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、江夏內史，行郢州事。

昇明元年冬，攸之反，遣輔國將軍、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爲前驅，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，又遣輔國將軍、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，據魯山。攸之乘輕舸

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，坐胡牀以望其軍，有自驕色。既至郢，以郢城弱小不足攻，攸之將去。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，攸之果怒，晝夜攻戰。世隆隨宜拒應，衆皆披却。

武帝初下，與世隆別，曰：「攸之一旦爲變，雖留攻城，不可卒拔。卿爲其內，我爲其外，乃無憂耳。」至是，武帝遣軍主桓敬、陳胤叔、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，令堅壁以待賊疲。慮世隆危急，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。內外並喜。

郢城既不可攻，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，乘三層艦，作羌胡伎，汭流而進。攸之素失人情，本逼以威力，初發江陵，已有叛者，至此稍多。攸之大怒，於是一人叛，遣十人追，並去不返。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，開門納之。攸之怒，銜鬚咀之，收攘兵兄子天賜、女壻張平慮斬之。軍旅大散。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。

攸之已死，徵爲侍中，仍遷尚書右僕射，封貞陽縣侯。出爲吳郡太守，居母憂，寒不衣絮。齊高帝踐阼，起爲南豫州刺史，加都督，進爵爲公。上手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之。彥回曰：「世隆事陛下，在危盡忠，居憂杖而後起，立人之本，二理同極，加榮增寵，足以敦厲風俗。」

建元二年，授右僕射，不拜。性愛涉獵，啓高帝借祕閣書，上給二千卷。三年，出爲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武帝卽位，加散騎常侍。

世隆善卜，別龜甲，價至一萬。永明初，世隆曰：「永明九年我亡，亡後三年丘山崩，齊亦於此季矣。」屏人，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，題簾箔旌曰：「永明十一年。」因流涕謂黨曰：「汝當見，吾不見也。」

遷護軍，而衛軍王儉修下官敬甚謹。世隆止之，儉曰：「將軍雖存弘眷，如王典何。」其見重如此。

性清廉，唯盛事墳典。張緒問曰：「觀君舉措，當以清名遺子孫邪？」答曰：「一身之外，亦復何須。子孫不才，將爲爭府；如其才也，不如一經。」

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，世隆雖已貴重，每爲之拜。人或勸祖征止之，答曰：「司馬公所爲，後生楷法，吾豈能止之哉。」

後授尙書左僕射。湘州蠻動，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，仍爲湘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至鎮，以方略討平之。在州立邸興生，爲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。詔不問。

復入爲尙書左僕射，不拜，乃轉尙書令。世隆少立功名，晚專以談義自業。善彈琴，世稱柳公雙瑣，爲士品第一。常自云：「馬稍第一，清談第二，彈琴第三。」在朝不干世務，垂簾鼓琴，風韻清遠，甚獲世譽。以疾遜位，拜左光祿大夫、侍中。永明九年卒，詔給東園祕器，贈司空，班劍二十人，諡曰忠武。

世隆曉數術，於倪塘創墓，與賓客踐履，十往五往，常坐一處。及卒，墓工圖墓，正取其坐處焉。

所著龜經祕要二卷，行於世。

長子悅字文殊，少有清致，位中書郎，早卒，諡曰恭。世隆次子惔。

惔字文通，好學工製文，尤曉音律，少與長兄悅齊名。王儉謂人曰：「柳氏二龍，可謂一日千里。」儉爲尚書左僕射，嘗造世隆宅，世隆謂爲詣己，徘徊久之。及至門，唯求悅及惔。遣謂世隆曰：「賢子俱有盛才，一日見顧，今故報禮。若仍相造，似非本意，恐年少窺人。」

嘗預齊武烽火樓宴，帝善其詩，謂豫章王疑曰：「惔非徒風韻清爽，亦屬文適麗。」後爲巴東王子響友，子響爲荊州，惔隨之鎮。子響昵近小人，惔知將爲禍，稱疾還都。及難作，竟以得免。

累遷新安太守，居郡以無政績免。建武末，爲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及梁武帝起兵，惔舉漢中以應。

梁武受命，爲太子詹事，加散騎常侍。武帝之鎮襄陽，惔祖道，帝解茅土玉環贈之。天監二年元會，帝謂曰：「卿所佩玉環，是新亭所贈邪？」對曰：「旣而瑞感神衷，臣謹服之無

數。」帝因勸之酒，惔時未卒爵，帝曰：「吾常比卿劉越石，近辭卮酒邪。」罷會，封曲江縣侯。帝因宴爲詩貽惔曰：「爾實冠羣后，惟余實念功。」帝又嘗謂曰：「徐元瑜違命嶺南，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朕已放其諸子，何如？」惔曰：「罰不及嗣，賞延于後，今復見之聖朝。」時以爲知言。

尋遷尙書左僕射，年四十六，卒於湘州刺史，諡曰穆。

惔度量寬博，家人未嘗見其喜愠。甚重其婦，頗成畏憚。性愛音樂，女伎精麗，略不敢視。僕射張稷與惔狎密，而爲惔妻賞敬。稷每詣惔，必先相問夫人。惔每欲見妓，恒因稷請奏。其妻隔幔坐，妓然後出。惔因得留目。

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，粗有辭義。子昭，位中書郎，襲爵曲江侯。

惔弟惔字文暢，少有志行。好學，善尺牘。與陳郡謝滿隣居，深見友愛。滿曰：「宅南柳郎，可爲儀表。」

初，宋時有嵇元榮、羊蓋者，並善琴，云傳戴安道法。惔從之學。惔特窮其妙。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曹行參軍，唯與王暕、陸杲善。杲每歎曰：「暕雖名家，猶恐累我也。」雅被子良賞狎。子良嘗置酒後園，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，援以授惔，惔彈爲雅弄。子良曰：

「卿巧越嵇心，妙臻羊體，良質美手，信在今夜。豈止當今稱奇，亦可追蹤古烈。」

爲太子洗馬，父憂去官，著述先頌，申其罔極之心，文甚哀麗。後試守鄱陽相，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，署之文教，百姓稱焉。還除驃騎從事中郎。梁武帝至建鄴，惲候謁石頭，以爲征東府司馬。上踐請城平之日，先收圖籍，及遵漢高寬大之義。帝從之。徙爲相國右司馬。天監元年，除長兼侍中，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。

惲立性貞素，以貴公子早有令名，少工篇什，爲詩云：「亭臯木葉下，壠首秋雲飛。」琅邪王融見而嗟賞，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。武帝與宴，必詔惲賦詩。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：「太液滄波起，長楊高樹秋，翠華承漢遠，彫輦逐風游。」深見賞美。當時咸共稱傳。

歷平越中郎將、廣州刺史，祕書監，右衛將軍。再爲吳興太守，爲政清靜，人吏懷之。於郡感疾，自陳解任。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，事未施行，卒。

初，惲父世隆彈琴，爲士流第一，惲每奏其父曲，常感思。復變體備寫古曲。嘗賦詩未就，以筆捶琴，坐客過，以筇扣之，惲驚其哀韻，乃製爲雅音。後傳擊琴自於此。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，乃著清調論，具有條流。齊竟陵王嘗宿晏，明旦將朝見，惲投壺梟不絕，停輿久之，進見遂晚。齊武帝遲之，王以實對。武帝復使爲之，賜絹二十匹。嘗與琅邪王瞻博射，嫌其皮闊，乃摘梅帖烏珠之上，發必命中，觀者驚駭。

梁武帝好弈碁，使惲品定碁譜，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，第其優劣，爲碁品三卷。惲爲第二焉。帝謂周捨曰：「吾聞君子不可求備，至如柳惲可謂具美。分其才藝，足了十人。」惲著卜杖龜經。〔四〕性好醫術，盡其精妙。

少子偃字彥游，年十二，梁武帝引見，詔問讀何書，對曰：「尚書。」又問有何美句，對曰：「德惟善政，政在養人。」〔五〕衆咸異之。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、都亭侯，位鄱陽內史，卒。

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後主卽位，以帝舅加散騎常侍。盼性愚戇，使酒，因醉乘馬入殿門，爲有司劾免，卒於家。贈侍中、中護軍。

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，自盼卒後，太后宗屬唯莊爲近，兼素有名望，深被恩禮。位度支尚書。陳亡入隋，爲岐州司馬。惲弟愷。

愷字文深，少有大意，好玄言，通老、易。

梁武帝舉兵至姑孰，愷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。時道路猶梗，愷與諸人同憩逆旅。

食，俱去行里餘，澄曰：「寧我負人，不人負我。若復有追，堪憩此客。」命左右燒逆旅舍，以絕後追。當時服其善斷。

歷位給事黃門侍郎。與琅邪王峻齊名，俱爲中庶子，時人號爲方王。^{〔二六〕}

後爲鎮北始興王長史。王移鎮益州，復請澄。帝曰：「柳澄風標才氣，恐不能久爲少王臣。」王祈請數四，不得已，以爲鎮西長史、蜀郡太守。在蜀廉恪爲政，益部懷之。澄弟忱。

忱字文若，年數歲，父世隆及母閭氏並疾，忱不解帶經年，及居喪以毀聞。

仕齊爲西中郎主簿。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州襲梁武帝于雍州，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，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。忱及闡文並勸同武帝，穎胄從之。以忱爲寧朔將軍，累遷侍中。郢州平，穎胄議遷都夏口，忱以巴峽未賓，不宜輕捨根本，搖動人心，不從。俄而巴東兵至峽口，遷都之議乃息。論者以爲見機。

及梁受命，封州陵伯。歷五兵尚書，祕書監，散騎常侍。改授給事中、光祿大夫。疾篤不拜。卒，諡曰穆。

忱兄弟十五人，多少亡，唯第二兄憺、第三兄暉、第四兄澄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爲侍中，復居方伯，當世罕比。子範嗣。

慶遠字文和，元景弟子也。父叔珍，義陽內史。

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，郡遭暴水，人欲移於杞城。慶遠曰：「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，命築土而已。」俄而水退，百姓服之。

後爲襄陽令，梁武帝之臨雍州，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紀，暉言慶遠。武帝曰：「文和吾已知之，所問未知者耳。」因辟爲別駕。慶遠謂所親曰：「天下方亂，定霸者其吾君乎。」因盡誠協贊。及起兵，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，從軍東下，身先士卒。武帝行營，見慶遠頓舍嚴整，每歎曰：「人人若是，吾又何憂。」建康城平，爲侍中，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。城內嘗夜火，衆並驚懼。武帝時居宮中，悉斂諸門籥，問柳侍中何在。慶遠至，悉付之，其見任如此。霸府建，爲從事中郎。武帝受禪，封重安侯，位散騎常侍，改封雲杜侯。出爲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帝餞於新亭，謂曰：「卿衣錦還鄉，朕無西顧憂矣。」始武帝爲雍州，慶遠爲別駕，謂曰：「昔羊公語劉弘，卿後當居吾處。今相觀亦復如是。」曾未十年，而慶遠督府，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。

累遷侍中、領軍將軍，給扶。出爲雍州刺史。慶遠重爲本州，頗厲清節，士庶懷之。卒官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曰忠惠侯。喪還都，武帝親出臨之。

初，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：「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，吾遂亞台司。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，汝必光我門族。」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。

子津字元舉，雖乏風華，性甚強直。人或勸之聚書，津曰：「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，安用此鬼名邪。」歷散騎常侍，太子詹事，襲封雲杜侯。

侯景圍城既急，帝召津問策。對曰：「陛下有邵陵，臣有仲禮，不忠不孝，賊何由可平。」太清三年，城陷，卒。

子仲禮，勇力兼人，少有膽氣，身長八尺，眉目疏朗。初，簡文帝爲雍州刺史，津爲長史。及簡文入居儲宮，津亦得侍從。仲禮留在襄陽，馬仗軍人悉付之。撫循故舊，甚得衆和。起家著作佐郎，稍遷電威將軍，陽泉縣侯。中大通中，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，仲禮出擊破之。除黃門郎，稍遷司州刺史。武帝思見其面，使畫工圖之。

初，侯景潛圖反噬，仲禮先知之，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，朝廷不許。及景濟江，朝野便望其至。兼蕃雍、司精卒，與諸蕃赴援，見推總督。景素聞其名，甚憚之。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，諸將莫已若也。